

“人与动物”系列丛书



(生态文学专辑)

遥远的虎啸

李青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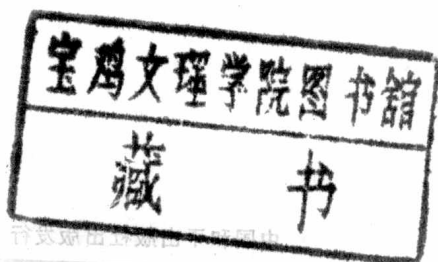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7416

“人与动物”系列丛书·生态文学专辑

遥远的虎啸

李青松 著



A0427416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虎啸/李青松著.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人与动物系列)

ISBN 7—80101—722—6/G · 542

I. 遥… II. 李…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5008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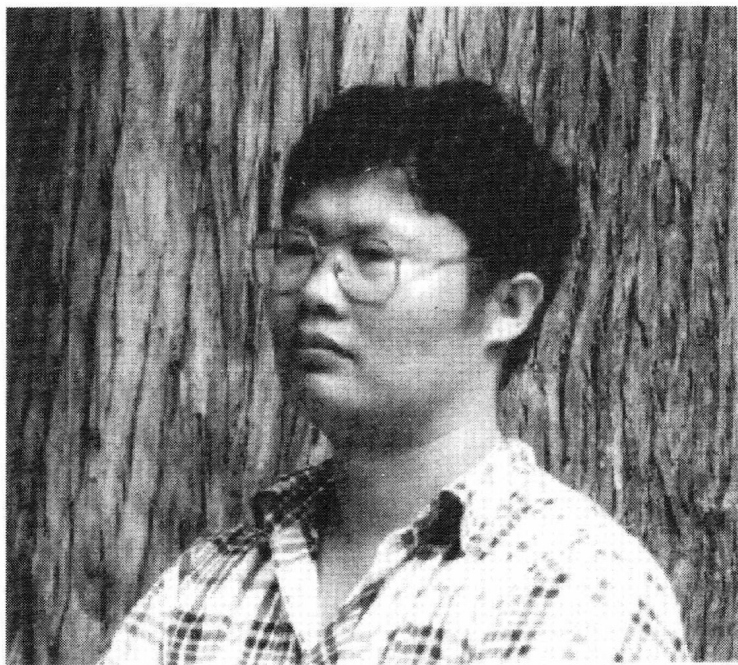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3.00 元

作者简介



李青松，1963年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中国林业报专题与副刊部主任。自初中时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报告文学《创叔》曾获全国首届国土报告文学评奖特等奖。近年来，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关注野生动物的命运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创作了系列生态报告文学，代表作有《遥远的虎啸》、《孑遗》、《中国竹事》等多篇。

家园往事

——李青松作品集序

徐 刚

自从本世纪 30 年代，海德格尔在黑森林中发出找不到家园的重重的叹息时，这位哲人从西方迅猛发展的技术时代，透过日渐衰败的树梢和绿叶，看到了大地的斑驳和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

不少人拒绝海德格尔，称之为反科学的杞人忧天的“黑森林浪漫主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技术是座牢笼，是物质的诱惑和技术的威力，不仅改变着大地上的一切，而且

使一个真正的哲人及他的思想孤独无援。更多的人则认为已经看见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那是人类全面征服地球，乃至太空的一切的最终胜利。

几十年后，人们——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得不重提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死了。

海德格尔活了。

今天，黑森林的林中之路上，那灵智的脚印正踏着落叶，走向我们的心坎。

对环境的思考，在中国既是源远流长的，又是新鲜陌生的，老庄的思想以及《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人的植物崇拜，如有草名祝余，食之不饥；有木曰迷谷，佩佩不迷等等，均可说明对生命的崇拜是早期人类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一切似乎已经十分遥远，长期以来学术思想的单一化，强使我们都成了数典忘祖者。

思想却毕竟是阻挡不住的，十几年前，当环境意识这个字眼姗姗来迟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时，很少有人想到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会衍生出一支年轻的中国自己的环境文学创作队伍。虽然他们的声音在物质与流行的喧嚣中还是弱小的，但却不乏清新，他们展示的不仅是地球的千疮百孔，也有生命的广大和美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具有悲天悯人的巨大的冲击力。

读李青松的作品，不仅为他涉猎生态范围之广而感动，更为作者的观察与思考而欣喜。他写秦岭大熊猫，不是停留在大熊猫的困境上，而是为读者奉献了一个与大熊猫共命运的北京大学的生物教授潘文石；他写遥远的虎啸，那华南虎重归故里的“唔——唔——”长啸，以及人们听到这虎啸之后心里的慰藉，读来慑人心魄；他写北京的古树群落，写300年的古槐在烟熏火燎下的死亡，写北京的根在金钱诱惑下的折毁，能不令人读来击节？

写于1996年的《创叔》，则使人感到李青松在人物塑造上更有笔力了。报告文学的人物塑造有其特殊的难度，它必须是真实的，又要尽可能地去感动人。好在李青松的写作题材为他提供了一个活鲜而又无比广阔的精神领域，即人与大自然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从事环境文学创作的作家都是得天地而独厚的，因为他们不再拘泥于仅仅是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了，他们探求的是一切生命的互动及其平衡与和谐，他们正在向千百年来统治这个世界的以人的利益作取舍的迄今为止唯一的价值观——人的价

价值观提出挑战了。正如最早以科学形态提出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法国思想家施韦兹所言：“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这里所说的生命，是指一切生命，大自然中所有的动物和植物。

至于“真”，在我看来惟有大自然的一切才是真正真的，有假冒的云霞吗？有伪劣的青草吗？

诚如李青松在《鸟语落寞》的开头所写：“鸟语是美丽的。没有鸟语的森林是寂寞的森林，没有鸟语的都市是畸形的都市。”

李青松所说的“寂寞”与“畸形”，已经显露出某种新的价值取向了，即鸟语是有自身的美的，是有其自身价值的，它的美不仅存在于人的审美活动中，而是能使森林寂寞、城市畸形，这是大自然原本就有的大美，早在人类出现之前这种美便存在已久了。

天地无言，草木无声。

又正如李青松所言，“自然是一切”，自然“就是自然本身”。人本来就是自然界中的一员，有分类为证：脊索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类人科。人与其他野生动物相比，人好权力，人好征服，人好战争，人不仅要在一国一族发号施令，人还要建立全球人类王国，人甚至已经出发要去统治宇宙。不妨说，大自然是厚爱人类的，也不反对在人类欣赏大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哲学、美学、诗、音乐和绘画，欣赏总比破坏好。但，人类实际上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误区了：人说美的就是美的，人说丑的就是丑的，人说有益便有益，人说有害便有害。人类整天还忙碌于用金钱、用经济的尺度衡量大自然中各种生物的价值，动辄价值多少千万美元，美与美元何干？

人真是活得太累了。人类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在题为《自然》的短文中，李青松说：“自然有自己的秩序和自己的法则，自然拒绝贪婪的猎取

和罪恶的阴谋。”而大自然的报复，可谓满目皆是了。付出沉痛的代价之后，我们现在应当不会怀疑这样的论点了：人类污染河流就是污染生命，人类灭绝野生物种就是灭绝自己。

李青松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厚度和力度，还在于他是把环境题材的创作首先当作文学去架构、经营的，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少环境文学的作者为此而困惑，甚至抱怨人们对此类作品的不够重视。依我之见却大可不必，文学的殿堂是无人把守的，望而却步是你自己的事情，一切人为的轻重厚薄均在殿堂之外。接近这个殿堂的路都在自己的脚下，对某些人来说这条路已经很窄了，推拥挤轧自是难免。但，对环境文学作家而言，这条路却是穿上了新生命的路，也许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我对李青松说过，“你走进秦岭时便走上这条路了，你说西部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这条路便在戈壁瀚海中存在着了，你写北京的古槐之死时，你甚至已经触摸到这条路历史的一根一须了。”人，作为人类习居的物种，自然会，走下去的艰难和走不下去的困惑总是会有的，今日中国的环境文学作家或许是作家中最辛苦、最寂寞的。然而，从本原意义上说文学事业就是寂寞的事业，我们既然立志于环境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没有想过要为人间添什么热闹，更何况面对大自然的启迪又是如此无穷而美妙。比如海边的礁石或芦苇，比如大漠中的牧者或蛰伏的种子，只是守望，静观默想，你不在走路却已在走路了。

李青松写《年轮》道：“年轮是昨天的历史。”我读李青松的作品集，想到的是家园往事，此种感觉更强烈一些的则是他的近作《中国竹事》。这一更加散文化从而也更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散淡地娓娓道来的，行文更加从容而简练，从历史到现实，从竹

文化到竹根，李青松说：“竹子有思想的话，那一定是在根部了。”确实，任何一种草木的根，它所经历的无声无息不为人知的生命的历程，都是一部辉煌的不着一字的史诗。人类历史上各个族群在不同时期的寻根活动，都是从草木之根得到启示的，不过，我要说一句扫兴的话：人有思想，人能语言，人可行走，可是，人没有根。

《中国竹事》的构思和写作，我均有所了解，我为这个题目兴奋，并建议李青松多读与此相关的书及史料，别急着动笔。这是老生常谈了，所谓“袖手于前，疾书于后”而已。不过这也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如果我们不读更多的书，不走近森林，不走近动物，不走近废墟——那才是我们的家园所在——我们怎么能写出像根一般梦魂牵绕的作品，并且和海德格尔相逢于林中路上呢？

愿与青年朋友共勉。

是为序。

1996年9月26日深夜

于北京一苇斋

目 录

狼之本色	(1)
猛禽	(10)
遥远的虎啸	(20)
子遗	(47)
昨日大围猎	(93)
象与象牙	(105)
蛇胆的诉讼	(114)
秦岭大熊猫	(125)
大自然日记	(146)
音乐里的动物	(154)
猎枪与猎事	(163)
想起了贾总编	(172)
创叔	(175)
戴驼色帽的局长	(185)
乡长	(188)
阿布都拉	(195)

刺槐与鹿.....	(198)
竹屋里的交易.....	(202)
山林里的群体.....	(205)
六个干警一条枪.....	(207)
海南坡鹿.....	(209)
中国竹事.....	(211)
北京古树群.....	(229)
鸟语落寞.....	(254)
自然保护区随笔.....	(267)
木屋小语.....	(286)

后记.....	(299)
---------	-------

狼之本色

我小的时候，在村头的树林里常常看到一种动物的粪便：一节一节的，干硬干硬，粪便里夹杂着未能消化掉的羊毛、鸟毛及兽骨的碎渣。

有一天，我跟爹去那片树林砍柴又看到那奇怪的粪便。我好奇地用一根树棍捅了捅，爹说：“别动，那是狼粪。”

我心里一阵紧张，头发似乎都竖起来了。其实，在野外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狼。但第六感官告诉我：狼是吃人的东西。

爹说：“狼粪烧出的烟，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烟柱直直的，直冲云天，风吹都吹不散，几十里外看得清清楚楚。”

爹说的一点不错。长大后，我从一些古典小说中了解到，古代兵家通报敌情的方法就是以狼烟为号。长城上的烽火台总要贮存足够多的狼粪以备急用。

没有电话，没有电脑传真，只用一束狼烟就解决了通讯问题。古人够聪明的。

然而，狼粪和狼毕竟是两回事。

狼老是干些惹是生非的勾当。村里家家户户的羊圈、猪圈的围墙上涂画着一个一个的白圈圈。那是村民利用狼的多疑心理，用白灰涂画的，防止狼夜里来偷袭牲畜。即便这样也防不胜防，张家、韩家或者赵家、刘家的羊和猪，时不时就被狼不声不响地叼走一个。

次日，村头的树林里便又多了一些新狼粪。

我们那里的村民没有一个不恨狼的。

打狼除害便成为村里猎手们的一项重要使命。张三炮是打猎的能手，曾创造过一枪击毙 16 只沙半鸡的纪录，也曾赤手空拳生擒过奔跑如飞的豹子。那年冬天，他在自家的羊圈里反披着羊皮袄潜伏了三个夜晚，终于摸清了狼的活动和捕食规律。

是日夜里，狼又来了。狼先是在羊圈周围绕来绕去，见没有什么危险，就向圈门靠近。里边的羊咩咩地叫着，狼愈加大胆地翻越圈门跳入圈内。说时迟，那时快，张三炮用力一拉早就架设在两个木柱间的绳套，狼嗷地一声，被吊在空中。



“妈拉巴子的，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张三炮从黑影处站起身来，嘴里骂着。

狼拼命地嚎叫，那声音异常沉闷，带着凄惨的颤音。村民们闻讯赶来，几个愣头小伙子抡起棍棒就要把那狼结果了。

张三炮说：“且慢，整都整住了，让它死还不容易吗？它吃了那么多的羊，咱们得出口恶气！”张三炮慢悠悠地点燃一支用报纸边边卷成的旱烟后，吩咐人去找根雷管来。

不多会儿，有人把雷管递到张三炮的手里。张三炮拿在手里反复把玩着，一口一口地把那支老旱烟吸完，另一只手在嘴角抹了抹，嘴角的烟叶末子就被抹掉了。

张三炮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围着的人看在眼里。那个夜晚，张三炮真是威风八面。

张三炮把一根导火索接在雷管上，嘴里骂着：“操你妈的，老张三（东北称狼为张三）这回就看你的本事了。”说着，张三炮一咬牙把雷管插进狼的肛门，狼惨叫一声，四肢在空中乱蹬并刺出一股尿，弄得张三炮手上尽是尿臊味。“嗨！这东西死到临头还有这一手。”

张三炮用一张破报纸擦了擦手上的狼尿，然后又点上一支老旱烟，他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才把吸进去的烟吐出来。这时，大家看见张三炮用烟头往导火索上那么一挨，导火索就刺刺地燃起来。接着张三炮把绳套一抖，狼就从空中落了地。张三炮大吼一声：“闪开！”众人唰地就让出一个道。狼的四脚一用力，箭一样向远处射去，几秒钟后，轰的一声巨响，狼被炸倒在血泊中。到近前一看，狼的屁股早被雷管炸碎了。罪恶多端的狼无力地眨了几下眼睛，便一命呜呼了。

去张三炮家吃过狼肉的人说，狼肉是酸的，很难吃。过了些日子，张三炮说煮狼肉的锅总有一股腥味，用什么办法除都除不

掉，恐怕那用半口袋小米换来的锅不能再用了。

冬天就要来的时候，那张挂在张三炮家后墙上的狼皮被一个关里的老客看中，说就是屁股上的皮子少了一块，太可惜了，不然可以熟一条上等的狼皮褥子。不过，那老客还是给张三炮留下一个冬天的酒钱，把那张狼皮拿走了。

童年的许多事情都渐渐淡忘了，而张三炮捕狼的故事却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后来，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记者，去新疆采访才知晓，实际上牧区的狼患要比我们老家那里严重得多。

据统计，新疆几个主要牧区如阿勒泰、塔城、伊犁等地，每年越冬死亡的牲畜中，40%左右是狼害所致。

来自内蒙古的消息说，锡林郭勒盟这块全国最大的天然草地上，每年被狼吃掉或咬死的牲畜多达3000多只。野狼多则几百只一群，少则三五十只一伙，也有独自行动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窜入羊群，吃饱后扬长而去。

四处游荡的狼群对畜牧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盟被狼吃掉或咬死的牲畜直接经济损失已有200多万元。

在与新疆接壤的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狼的数量也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在不断跨越国界向我国牧区扩大。

还有消息说，最近两年，不知什么原因，大量狼群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转移，在人口稀少地区大量繁殖，仅1995年在白俄罗斯北部的维捷布斯克州就发现2760只狼。这些狼每天吃掉大量肉类食物，现在几乎吃光了该州的家畜。白俄罗斯政府发布命令，号召猎人捕狼除害；并规定，捕狼有功者将获得3000美元的奖励。目前，打狼运动正在白俄罗斯的牧区全面展开。

而我国新疆、内蒙的牧民则抱怨说，他们手里的猎枪都被公安部门收缴了，只能眼睁睁看着狼群在草原上日益猖獗。对付狼

的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猎枪和其他武器，牧民们吁请公安部门把猎枪还给他们。他们说：“如果不再遏制狼的种群，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不是狼吃羊，而是狼吃人了！”

采访归来，在我准备就狼患问题写点东西的时候，却真的读到一则狼吃人的报道——

在辽宁省阜新市中心医院，一位记者含泪目睹了凄惨的一幕：吴静母女三人被狼严重咬伤，大面积的撕脱伤使她们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其中的女孩白瑞右眼失明。消息披露后，阜新城乡百万居民关心母女三人的命运，100余个单位及近千居民前往医院探视捐款，仅10余天捐款数额已达2万多元。

这飞来的横祸发生在1995年10月8日下午。这天，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他本扎兰乡巨力克村蒙古族农民白福生、吴静夫妇带领两个女儿，赶车到自家的承包地里割黄豆。这块地距村子约2公里，荒无人烟。白福生装满一车豆秧，赶车送往家中，荒野中只留下了吴静及两个女儿。16时左右，吴静正在割黄豆秧，两个女儿在母亲身后不到10米的地头玩。这时，从相邻的高粱地窜出一条恶狼，凶猛地直扑3岁的小白丽，并一口将白丽叼起。吴静听到一声惨叫，回头一看，狼即拖着白丽而去，她急忙操着镰刀追了过去，追到跟前，狠狠向狼砍去，狼挨了两刀，扔下小白丽，转身猛扑小白瑞，死死咬住白瑞的脸部，拖着就跑。情急之下，吴静又追上去猛砍恶狼。狼受到打击之后放下白瑞，重新叼起白丽，拖出十几米。吴静追上恶狼，恶狼松口后又扑白瑞……这样几经反复后，吴静的镰刀砍弯了，刀把儿上浸满了血迹。此时的吴静忘了一切，舍身忘死地与狼搏斗在一起。恶狼无法扑咬两个孩子，径直扑向吴静，把她扑倒后，一口咬住吴静的下颌部，拖着就走。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吴静爱子情深，她想：“狼要把我吃了，可能就不咬孩子了。”于是，她没有死命挣扎，而是任狼拖出20余

米。哪知，恶狼拖了一会儿又松开吴静，再次扑向已经昏迷的小白丽。吴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挥镰刀追上叼着白丽的恶狼，凶残的恶狼再次扑倒吴静，咆哮着撕咬她。尔后又去拖失去知觉的白瑞。浑身鲜血淋漓的吴静再次爬起，又向拖着白瑞的狼追去……这样搏斗约半小时左右，对面山坡上的一个羊倌跑了过来，狼才慢慢离去。此时，吴静母女三人血肉模糊，白瑞、白丽人事不省。

晚18时许，吴静母女被送至市中心医院五官科急救，医务人员全力以赴，连续实施止血，消创缝合手术等，使吴静母女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病志上的记载，却使人们心情沉重：“白丽……上额窦外壁骨折，左眼内睑撕开，鼻组织缺损……”“白瑞，左面部撕脱伤伴大部分组织缺损，右眼巩膜破裂、眼内容脱出”；“吴静，颌下有13厘米×4厘米创口，深达肌层，全身创伤10余处……”

这件血淋淋的事情发生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无疑是个悲剧。

人类无法改变对狼的认识。

狼实在是凶残的。或许正是它凶残一面对人类的伤害太深，以致于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近10年了，狼仍未被列入保护动物名录。

法国作家布封在一篇短文中对狼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

狼是食肉的馋欲最强烈的野兽之一。它们吃惯了人肉，就向活人身上扑，不攻击牧群专攻击牧人，吞噬妇女，叼走儿童，可说是无恶不作。

这个兽浑身一无是处，只有皮好，人家拿狼皮做成粗裘既暖和又经久。它的肉太坏了，所有动物都怕吃它，